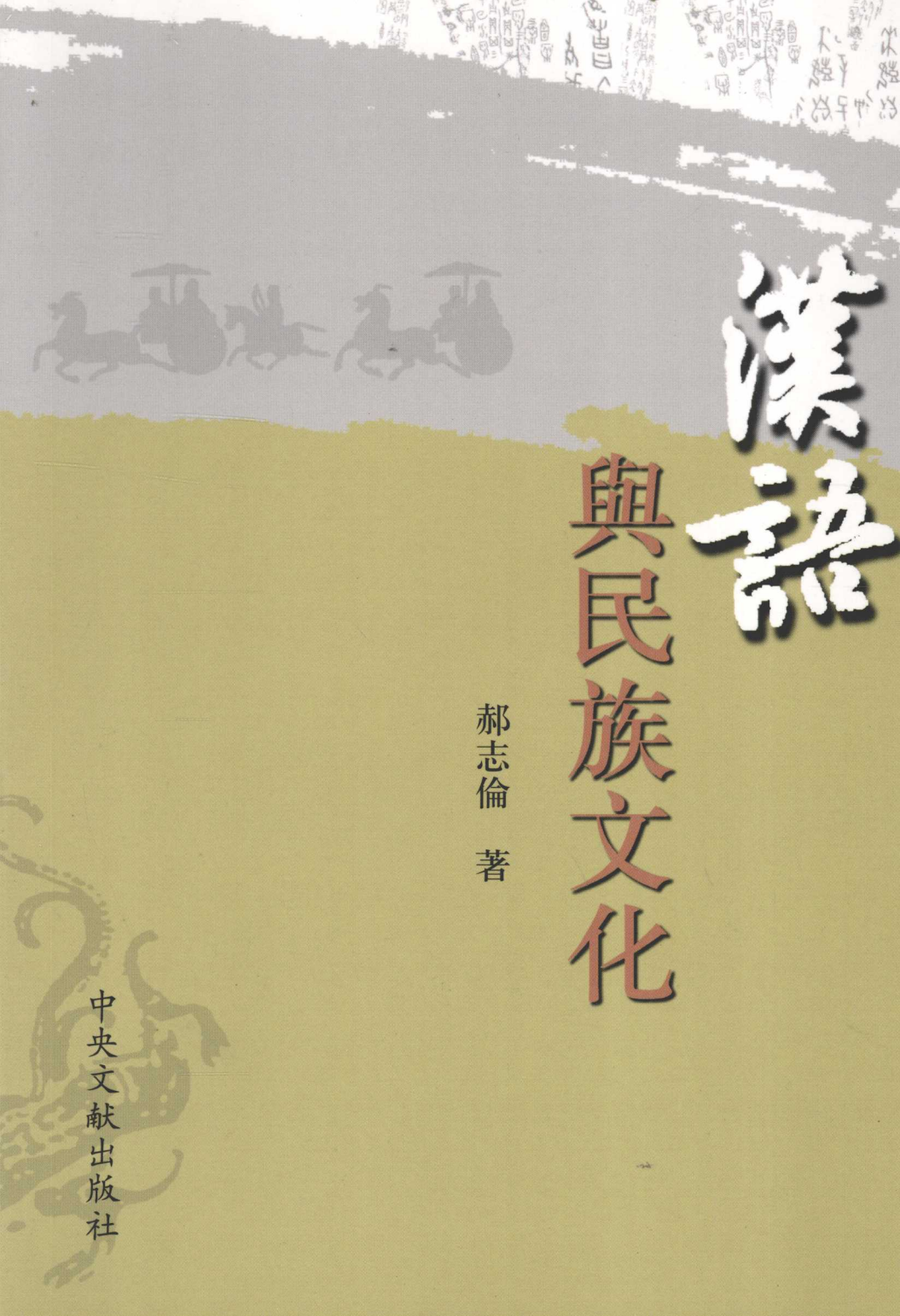




漢語

與民族文化

郝志倫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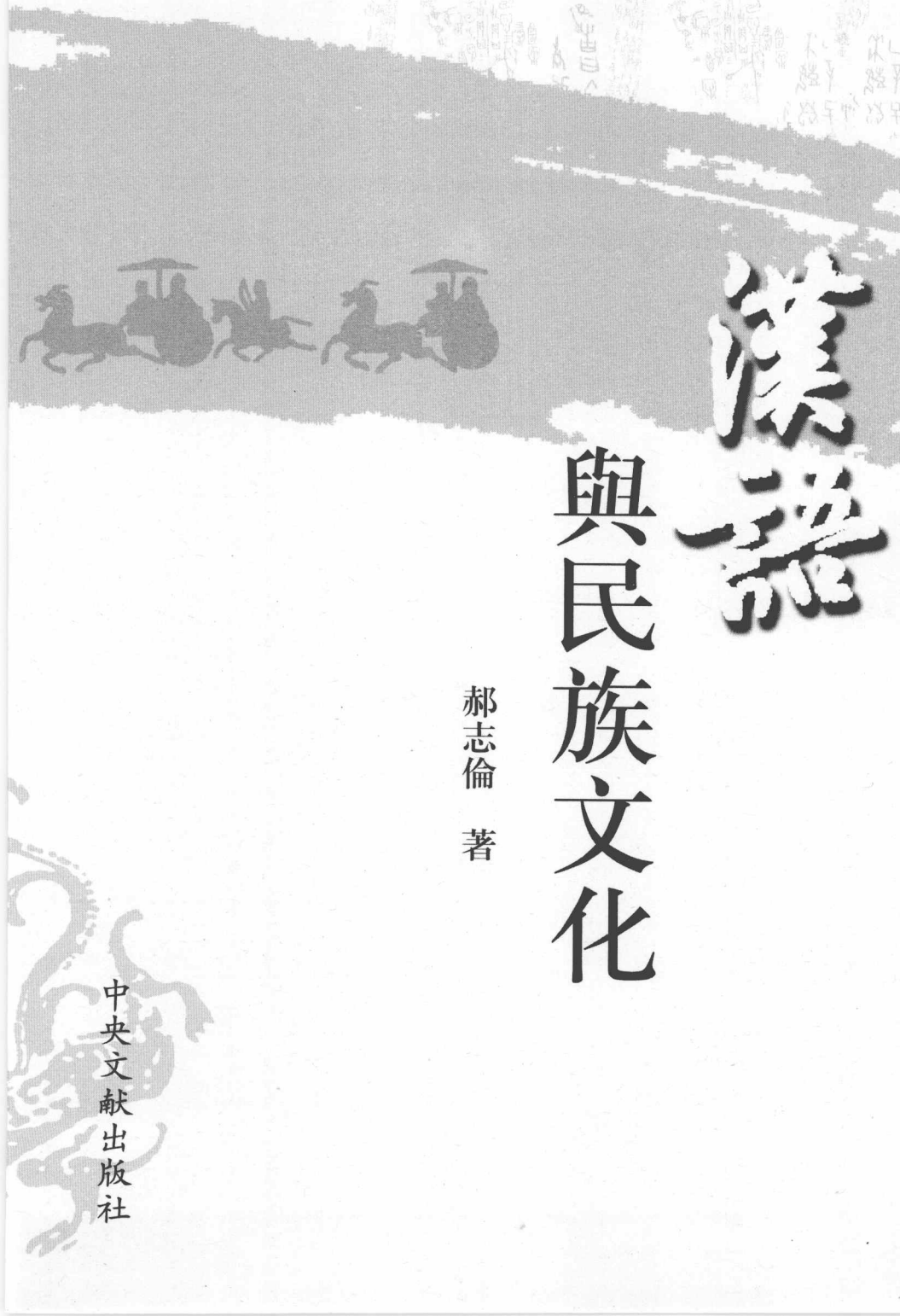
中央文獻出版社

漢語

與民族文化

——





漢語

與民族文化

郝志倫 著

中央文獻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与民族文化/郝志伦著.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10

ISBN 978-7-5073-2628-4

I. 汉… II. 郝… III. 民族文化—汉语—研究

IV. D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393218 号

汉语与民族文化

著 者/郝志伦

责任编辑/于俊道

出版发行/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西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邮 编/100017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新星印务有限公司

880×1230mm 1/32 10 印张 300 千字

1-2000 册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73-2628-4 定价: 28.00 元

本社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前言

在高校从事汉语教学研究近三十年，断断续续撰写并发表了一些学术论文。现回头着手清理，结果不尴不尬，使人悲喜由衷。悲者，其产生大都缘于“稻粱谋”之现实需求，或为评职晋级，或为与会之需……鲜有“不染尘”之“秋水文章”；喜者，其内容则完全出自对民族语言文化的情有独钟，或剖析汉语文字之精妙神奇，或坦呈华夏文化的博大恢宏……皆为“雕虫叟”的肺腑之言。虽如是，要将其选辑出版，也难免敝帚自珍之嫌；不过，在功利至上的当今转型时期，唯一能留给我们人文基础研究者的不正是这“敝帚自珍”的自尊么！

一些语言研究者总爱把自己束于学术之象牙塔，以远离尘俗为正统，以不涉世情为精纯。当其面对生于世俗盛于世俗谁也无法回避的民俗文化时，便常处于一种既尴又尬的境地：作为以继承弘扬民族文化为己任的文化精英，其口头笔端却时常讳言畏涉文化。何以如此？究其缘由，盖为维护语言研究之“纯粹”与“神圣”，捍卫语言研究之正统地位。不过，这种对文化讳言畏涉的潜在原因大半还应是对上世纪末中国社会及学术界“泛文化”现象的因噎畏食。对于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迸发于中国社会及学界的“文化震荡”及其功过是非，个人甚至群体的迴避忌讳，均无损于历史之终极论断。其实，民族文化之于学术研究，犹如

汉语与民族文化

空气阳光之于一切生物，是不可或缺的。中外杰出的语言学大师从不讳言文化，更愿亲近世俗，“语言也不脱离文化而存在，就是说，不脱离社会流行下来的、决定我们生活面貌的风俗和信仰的总体而存在。”（[美] 爱德华·萨丕尔），我国现代语言学之父赵元任先生以及用《语言与文化》一书开拓汉语与民族文化研究之宏阔大道的罗常培先生，既是举世公认的语言学巨擘，也是学贯中西的文化学大师。由此，我们有理由希望：语言研究者应不时地步出象牙塔，走进活生生的语言文化场，犹如早晚散步一般活动筋骨吸纳清新，定会少一些禁忌，多一些灵动。减几分神秘，增几分平易，推掉一些门派学阀的铁门坎，开辟更多自由平等之康庄道。为此，我才有理由决定：给这本小册子命名为“汉语与民族文化”。

记得在“5. 12”大地震前两周，几位研究生在教授委员会办公室与我谈及“文化语言学”与“民俗语言学”的诸多问题。其中一个问题极具针对性和挑战性，颇值得深思，其大意是说：“文化语言学”与“民俗语言学”已被边缘化了，为什么你对其还那么情有独钟？我想，在现代政治学及行政学诸领域，尤其在官本位仍遗风犹存的当代中国，“边缘化”实在不是一个好词，也决不代表好事，它表示正统地位的动摇与倾移，支配权利的消减与失落。然而，在当今学术领域，由“边缘化”导至“多缘性”，由“多缘性”而兴起的众多“边缘学科”却是人类科学从中古近代的分门别类走向现代科学渗透融合的产物，它是人类科学飞速前进蓬勃发展的必然趋势，这实在是天大的好事。如果仅从政治学行政学的价值取向来看待学术研究的“边缘化”，对己则必定滋生落寞哀伤之情，对人则难免发出惋惜怜悯之叹。倘若那几位弟子日后看到这本小册子《汉语与民族文化》，是叹惋“文化语言学”的被边缘化呢，还是叹惋我这“雕虫叟”的痴迷不悟？

民族语言与民族文化的血肉关系，是极其自然的，决非人力



所能左右。我对民族语言文化的痴迷，也是兴趣所在，天性使然，决不会因遭“边缘化”而动摇。物性人性皆受命于天，天命不可违。民族语言之于民族文化是天命，不可迴避也无法迴避；我之于民族语言文化亦为天命，痴情难改亦不愿改。而今早逾“知天命”而奔“耳顺”之年，顺天安命，率性而为，无欲无畏，臧否随缘，其乐自得，复何取何求？

感谢西科大研究生处的出版经费资助，感谢女儿郝然为我输录、校勘文稿，感谢“5. 12”大地震在让我感悟天命的同时假我以时日，让我于不时的余震中完成这本小册子的辑录，完成这段对民族语言文化的大实话。

郝志伦

二零零八年八月六日于科大花园



目 录

Contents

- 1、从华夏民族心态看汉字人文性 (1)
- 2、女部汉字与华夏女性观的文化思考 (12)
- 3、巴渠俚俗词本字考 (26)
- 4、汉语“的”字形音义汇释 (43)
- 5、论“教”字之传统文化义蕴 (52)
- 6、拆字造词与汉语构词法的民族文化特质 (61)
- 7、语言文字与现代城市文化建设 (72)
- 8、两汉蜀郡辞赋韵文中鼻音韵尾问题初探 (82)
- 9、论汉语鼻音韵尾的演变 (91)
- 10、川东新宁话语音概说 (101)
- 11、重庆方言“很”与“囡囡”变读考 (116)
- 12、论“反切”“谐音”与隐语行话 (124)
- 13、巴蜀奇店“口四品”音义考 (134)
- 14、古汉语双宾结构辨析 (138)
- 15、古汉语“N. 是. V”结构的文化探析 (145)

汉语与民族文化

- 16、也说“野人与之堍” (149)
- 17、巴蜀俚语“魑头”及相关语词的文化考释 (153)
- 18、“见”不通“现” (162)
- 19、论毛泽东著作中的比喻辞格 (166)
- 20、从《文心雕龙》看刘勰的民俗语言观 (176)
- 21、从引用式构词看隐语行话的民族文化内涵 (188)
- 22、俚俗词语命名理据之文化诠释 (198)
- 23、论隐语行话之结构特征 (210)
- 24、汉语隐语与民族文化 (221)
- 25、隐语行话演变原因初探 (230)
- 26、论隐语行话的通用化传承 (237)
- 27、汉语隐语与社会群体及民族共同语 (246)
- 28、论汉语隐语的生成原因 (259)
- 29、玉与汉语言文化 (268)
- 30、论华夏女性文化观之嬗变 (272)
- 31、华夏禁忌中的民族文化特质 (287)
- 32、论生殖隐语与原始禁忌 (296)



从华夏民族心态看汉字人文性

【摘要】 本文从语言文字与民族文化的关系入手，通过华夏民族特有的文化心理及汉字以形表意的本质特征，对华夏民族在创造汉字与使用汉字的历史进程中，所赋予汉字的丰赡文化内涵进行了发掘与阐释；认为，汉字与日俱增的人文内涵将使其永远成为华夏历史的活化石，成为中国文化的脊梁。

【关键词】 民族心态 造字 用字 文化内涵

【Abstract】: The paper explores and expounds the rich history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its profou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by discussing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national culture and language and the process of Chinese creativity and applic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The paper holds that Chinese characters and its ever - enhancing of humanism will be the fossil and backbone of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 national mentality creativity of words uses of words cultural connotation

语言，是民族文化的载体。语言研究只有将民族文化作为其宏阔背景，“只有把语言当作人的主观精神积极活动的产物进行

汉语与民族文化

研究，语言学才会对人类的幸福有所贡献。”^①而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文化渊源，乃是其独具特色而又青春永在的人文性精华。中国文化蕴藏的这种人文性，既是华夏文化繁衍恢弘的根本力量，也是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汉民族语言的显著特征。

汉语人文性最深层的文化机制，则是由汉民族赖以生存繁衍的地理条件、生态环境所决定、所孕育的民族文化心态，即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对此，人类现代心理学从一开始就极为关注，如“民族心理学”权威冯特（Willhelm Wundt 1832——1920）认为：民族心理学的任务就是指出语言的历史演变所表现的民族心理过程。汉语在民族心理这一深层文化机制的制约下，其诸多要素，莫不清新地透析着纷繁复杂、积淀丰厚的民族历史文化现象，深深地铭刻着汉字文化心理结构的鲜明印记。

汉字，作为书面化的汉语，它和人类其他文字一样，是记录本民族语言的符号系统。然而，汉字又有其独特个性；它既是一种记录语言的推理符号，又是一种以形表意具有浓郁人文性的象征符号。而后者，才是汉字的本质特征。如果说，从文化学的角度审视，每一个方块汉字都是昭示着汉民族历史文化嬗变演进的活化石，那么，从“联想心理学”的视觉着眼，汉字就应是先民联想心理的结晶，它们莫不生动活泼地坦呈着华夏民族的文化心理；而鸟瞰整个汉字系统，具有数千年历史的泱泱汉字，简直就是一部流动着的华夏民族心理学史。它无处不形象地显示着、缩影似的传导着整个华夏民族传统的认知方式、思维模式、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等文化心理特质。

“汉字能使人引起‘联想’，‘联想’是一切发明之母”。汉字现代化研究会名誉会长安子介先生积数十年汉字研究之经验，十分精辟地道出了创造汉字和使用汉字都密切伴随“联想”这一心理过程的实质。蜚声中外的著名科学家钱伟长先生针对汉字联



想与计算机科学的密切关系提出：“联想的确是我们中文的特点。我们很多的方案都是采用的联想的方案，使我们输入得更快，运用得更快。”按当代心理学观念，“联想”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和心理过程，其形式和内涵并非平面、单一，而是立体的，多层次的。如同传统的心理学认定的关于事物属性联系的“关系联想”，关于事物不同性质的“对比联想”，关于事物发展的“因果联想”，以及三百年前英国唯物主义经验心理学家洛克（J·locke）率先提出的、意义更为广泛的“观念联想”等等。而汉字则是以联想性和逻辑性为其主要特征，沿着“观念化哲学化的进程”发展起来的。换言之，汉民族在创造和使用汉字时的心理过程，就具有“联想”所包含的全部内涵。

二

我国古今文字学家传统地把汉字结构分析归纳为“六书”，并一致公认居“六书”之首的“象形”是创造汉字的基础，是汉字的母体。从思维方式和心理机制视之，这种产生于“仰则观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②的象形文字，极鲜明地体现了汉民族直观具象的心理思维特征。这种直接描绘事物形态的造字法，生动活泼，丰富多彩，是始终伴随着“联想”心理而闪耀着神奇思想火花的。如先民由“近取诸身”所造的“人”字，由“远取诸物”所造的“甲”字等象形符号，就是先民在生产实践中运用主体思维对大千世界进行观察、对比、选择的结果。

“人”，其古文像一侧立人形（按：因印制困难，本文所列甲金文恕以楷书列出），显然，这是先民通过对人类自身的观察，并与其他动物进行对比联想，准确把握住人“有七尺之躯，手足之异”（《列子·黄帝》），即有手脚分工，直立行走这一区别于

汉语与民族文化

其他动物的本质特征而创造的。而“甲”，其古文形似瓜果谷物成熟后的裂纹、甲坼（或谓象鱼鳞龟纹形），瓜果鱼虫本是人类有生以来的生活必需品，很明显，这反映的乃是先民对其赖以生存繁衍的客观物质世界的崇拜心理。诸如此类的大量象形字，不仅形象地显现了人类自身和客观万物的特征，也散发出先民在造字过程中自然浓郁的文化心理气息。

“六书”中最能显现先民心理活动的应是“指事”、“会意”。由这两种方法造出的众多汉字，几乎都是先民在生产实践中通过“形象联想”，“逻辑联想”，“观念联想”等心理活动而使汉字的创造从具象上升到抽象的产物，现拣几组汉字加以考察：

1、先民在“人”这一象形符号的基础上，驰骋富有逻辑性的心理联想而造出了一系列诸如：化，从，仁，北……等表抽象概念的符号。如：

“化”，其古文形若倒人，即改变侧面直立人形的正常状态而作倾倒委地之状。这是先民运用“逻辑联想”认为，活着的人应能直立行走，一旦死去便即倾倒委地；进而运用“观念联想”认为，人死并非归于乌有，而只是一种物质形式向另一种物质形式的转化，因而以倒毙委地之“化”作为“天变地化，阳变阴化”的“变化”字。这种运用联想心理的造字过程所透晰的，正是华夏文化中有关物质运动，物质不灭的早期朴素哲学观念。再如：

“仁”，其古文从人从二，“二”在古文字中是一种重复性符号。许慎说：“仁，亲也。”段玉裁注：“犹言尔我亲密之词”。显然，这是先民运用有关事物属性联系的“关系联想”以为：人与人之间应相互应和、亲密无间才称得上“顺从”；人类只有相互理解、宽恕、和睦相处，建立一种“以己之心度人之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想的人际关系，才称得上“仁”。

进而，又运用关于事物不同性质的“对比联想”以为：人与



人之间若不相互顺从理解，不能和睦兼爱，则是对人固有的“二善”本性的背叛，因此取二人以背相向之状造出“北”，即古“背”字^③，表乖背、违背义。

“从”，其古文形体象两人紧紧相随之状。……

透过这种联想造字心理，我们看到，它所体现的正是华夏民族崇尚并汲汲追求建立一种温情脉脉的群际关系的道德理想，形象地再现了华夏传统文化中以“仁”为核心的丰赡的道德内涵。

2、先民由“止”（其古文象人之足形），“攴”（其古文象人以手执鞭之形）所表概念展开联想，造出：“前、后、陟、降”，和“教、政、牧、父”等一系列符号。如：

“前”，其古文从止在舟前。很明显，先民在造表空间方位这一抽象概念的符号时，运用了“逻辑联想”，把表示人行走运动的“止”置于舟前，以示船在运动，前进。

在展开“逻辑联想”的同时，运用逆向思维，进行“对比联想”，将表示运动行进的“止”置于一绳索之后，造出“後”字，“後”的古文象足上缚绳拖索，彳亍缓慢而行，以表落“後”这一抽象概念。

同理，在表示运动方向“上升”和“下降”这一对抽象概念时，先民也是运用“逻辑联想”和“对比联想”，将表示人行走的双足作向上连接之“步”状，置于山阜（按：“阜”即楷书的左“阝”，古文象山峦之形）之侧，象人迈动双足向上攀登之状，而造出表上升义的“陟”。

反之，将双足作向下行走之状，而造出表下降义的“降”……

这种以具体生动的符号表达极抽象概念的心理过程，本是华夏传统文化中有关物质运动，矛盾对立统一的哲学观念及空间心理意识的动态显现。

汉语与民族文化

再如，先民用表“以手执鞭”的“攴”为联想基点，造出从攴从子从支的“教”，表封建社会老师手执教鞭，凛然不可犯的师道尊严^④；从正从支的“政”，是君主权仗高悬以惩臣民的形象写照；从牛从支的“牧”，表达牧人执鞭对牛马的任意鞭笞驱遣；以及变“攴”之形为“父”，其古文形体表示：父手握权杖主宰妻儿命运之逼人威严……

这些产生于心理联想的符号系列所折射出的华夏文化义蕴，乃是封建宗法制度、传统伦理道德及传统教育文化心理的鲜明表征。

3、上古社会，先民曾以畜牧为生，羊成了人们经济生活以致图腾崇拜的主要对象之一。羊这一概念在人们心理联想的驱导下，被赋予了华夏民族文化特点的丰富内涵，从而产生了众多的诸如：美、善、群、祥等与羊密切相关的文字符号。如：

“美”，其古文从羊从大；“善”，其古文从羊从言。以“大羊”为美，以“羊言”为善的造字动机，蕴涵着华夏先民复杂的通感心理：第一，来自大羊肉肥适口的味觉官能感受；第二，来自大羊皮毛丰厚柔暖的触觉官能感受；第三，来自大羊丰腴强壮姿态的视觉官能感受；第四，来自大羊之鸣叫和悦蔼如（即有如仁人君子“其言蔼如”之音，不似其他动物凶声可怖）的听觉官能感受。

诸如此类的心理感受，在心理学上被称作“联想”。而凝结于此种联想中的民族文化义蕴则是：华夏传统中原初的审美意识自始就是与善紧密相联，早期审美意识中就已蕴涵着趋善避恶的心理原则。

先民对羊的审美感受，并非始终停留在原初的表层感性阶段，并非仅仅把生理本能的直接快乐作为美感，而是按联想心理规律，由此及彼地渗入到内隐的理性层次，通过联想，从羊所具有的内在



习性上去发掘具有社会伦理意义的因素。“美”，即这种理性联想的产物。

再如，“群”的古文从羊从君（君也是声符），华夏先民为何以羊为群？那是因为羊性温和柔顺，喜和睦群居。故《诗·小雅·无羊》：“谁谓尔无羊，三百为群”。许慎也说：“犬为独，羊为群。”^⑤“群”字又何以从“君”？显然，这是华夏先民由对羊所具善美和睦品行的崇拜而希望作为人伦之英的君子仁人也应象羊那样善良温和、相处和睦。华夏传统文化的代表孔子就曾要求君子“群而不党。”，即要求人们应在礼仪的规范下，象羊那样团结和睦，结成亲密群体，而不应是勾心斗角，结党营私的帮派。在先民这种由羊群联想到人群，再由人群联想到合礼仪的社会群体的联想心理过程中，所孕育融通的极其丰赡的文化学义蕴即：华夏传统文化中伦理道德观所要求的群体意识，重群体轻个体的心理原则，传统的柔性精神及中庸群际关系等等道德标准。

即使是汉字在沿着表音方向发展后所造出的众多形声字，也并没失去以形表意之功能，而同样是以其生动之形体昭示着华夏民族文化心理的发展轨迹。如：

“婚姻”之“婚”字，从女昏声；婚嫁之事，与女有关，“女”为形符自不待言，“昏”为声符，人们也习以为常。然而，“昏”除表音外也兼表意，即在声符“昏”中也蕴涵着极浓郁的民族文化心理意识。其实，“婚”古本作“昏”，礼所言“娶婚以昏时”是颇切上古实际的，因为古时婚礼“其行礼必以昏时者，则以上古时代用火之术尚未发明，劫妇必以昏时，所以乘妇家之不备，且使之不复辨其为谁何耳”。^⑥可见，形声字“婚”的人文义蕴极其显豁，即上古时代抢婚文化习俗在华夏先民造字心理上的曲折显现。

以上可见，在汉字的创造过程中，无论是被视作静态描摹的

汉语与民族文化

“象形”，还是动态显现抽象意念的“指事”、“形声”，都是与汉民族的联想心理机制紧密相关的，缘其创造出的每一个方块汉字，莫不汨汨流淌着华夏民族文化心理之潜流。

三

汉字作为华夏民族世代承传的文化载体和交际工具，其本身所具有的形意融合的独特性，使得识字者常习惯于勿需弄清字音，便径直从如画的字形上了解其运载的意义，或用联想去把握其内隐的深层文化义蕴。这种以象见意的识字过程，也是一种心理联想过程。换言之，华夏民族既以“联想”造字，又凭“联想”识字。所谓“顾名思义”者（按：古曰名，今曰字）是指在识读诠释汉字时，可以“审形而知音义”。事实上，几千年的传统语文教学和语文习得几乎都是在联想心理驱导下，沿着这一独特的直观认知方式的途径而曲折往复的。而这种联想识字数千年长期运用日浸月渍的结果，自然是繁衍、增益了汉字积淀丰厚的人文内涵。

华夏民族以联想识字的基础，一方面取决于识字客体—汉字所具有的内在特质，另一方面也取决于识字主体—人们所处的不同时代、地域以及阶层而具有的自我意识。从汉字的内在特质看，首先，汉字具有当今世界其他文字所不具的“以形表意”性，而其表意之“形”又具一定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换言之，汉字形意之间的结合并非绝对有机，往往存在着灵活机动的可塑性。如“永”，其古文形体象一四周有水纹波浪的侧立人形，既可视作人在水中游泳，亦可视作渔人在水中渔业，还可视作有人溺于水……其次，汉字非一时一地一人所造，一个字往往有多种写法，不同的写法可给人以不同的联想，如：“行”，其古文形体之一象四通八达的十字大道；其二象人的下肢两腿两足迈动行走